



腊 日

晴朗的腊日是美好的。清早出门，田野里有霜，像细细的面粉一样，撒在翠绿的冬小麦上。红日挂在东边的堤树里。大路已被严寒冻住，棉鞋踏在上面，吱吱作响。

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三九四九，冻掉屁股，乡下人讲道。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。媳妇们来洗衣服和青菜，都得将冰层敲开，老头子们来饮牛也是。那些女人们蹲在水边，手与脸都被严寒的空气咬得通红。

小孩们放了早学，回到家里，与兄弟姐妹们挤在门廊下面。一边晒着薄薄的太阳，一边烤火。火盆里烤着的蚕豆粒，慢慢地变得焦黄，忽然就裂开来，噗的吐着热气。门前是沐浴在阳光中的树，杨树与榆树都已仅剩铁丝一般的枯枝。楝树好一些，一簇一簇黄黑的楝果子还挂在枝上，正好引来几只阳雀与麻雀停在上面扑扑地啄食。楝果子其实是不能吃的，这些阳雀与麻雀都还很小呢，它们的小嘴是黄黄的。它们才刚刚会飞，不过是借着楝果在磨着小嘴罢了。老阳雀与麻雀是懒得做这样的事的，它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枝头上，心中打着晒在门廊上的腊肉的主意。



过年的赏心乐事

过年的赏心乐事有：炸得胖胖的年糕。口袋里的零食。除夕，看完春节晚会躺在床上，枕着母亲做的新鞋，听到外面“出行”的鞭炮争先恐后地响起来，好像全村的人都在锅里炒蚕豆似的。初三初四来拜年的表弟表妹们的新衣。平时很少到家里来的客人，一进门就作着揖，大声喊着拜年拜年，有的还真的是扑通一声，跪到堂屋里。

村巷里鞭炮的味道。贴在门边的春联，有的字写得



很难看，像鬼画的桃符，是家里上小学的学生写的吧。堂屋的木壁上贴满花花绿绿的连环画故事，很多都没有看过，摇摇晃晃地站到条凳上一口气看完。在巷子里见到年纪大的人就忙弯腰拱手，蛮讲礼的样子。狗吃多了肉骨头，变得懒洋洋的，蹲在门口，一声不吭，只发愁如何消化。吃不完的白米饭，拿去喂鸡，主人一下子大方起来，让鸡不知所措。

大年初一雪后天晴。这样的天气也是有的，田野上堆满了雪，路上却走着一队队拜年的人，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裳，也很有意思。路上结了冰，骑着自行车去拜年的人，因为要到很多亲戚家里去，所以急急忙忙地赶路，摔倒在路上，礼品与糕点撒了一地，弄得一身狼狈不堪，也很有意思。从远乡来的划采莲船的人，站在采莲船中的女人的脸涂得像猴子的屁股，长得其实很难看，扮艄公的家伙满场飞奔，讲出吉利的话，赚到一两包烟。

叫花子也有三天的年，送财神的乞丐来了，母亲即便不情愿，也要到米缸里盛一圆碗米出来，脸上还要有笑容，真是很难得啊。



六月盛夏

一年已过去一半，就像去金神庙，已经走到梅家桥一样。六月已经是盛夏了，南瓜花已开过了。小南瓜也有一只小拳头那么大，藏在肥大的叶片里。门前的丝瓜藤也爬到了屋顶上，一堆小灰蝶成日飞过来，在阳光下打着旋。清晨的风清凉清凉的，钻进衣袖里，等太阳慢慢升起来，强烈的光线带来了灼热的上午，人啊，牛啊，狗啊，也只好回到房屋与树荫中去。白日长了，中午时分，大家都困倦，狗将脑袋伏在自己的前脚上，



舌头伸得长长的睡觉。树叶也卷起来，泛出了白边。树下的牛没精打采地用尾巴赶那些苍蝇与牛虻。村里人在竹床上打着扇子，睡上一会儿午觉，醒来时，竹床上就要印上人形的汗迹。然后太阳总算由天顶上移下来，有了西去的意思。这时候大人们出门去，到菜地里挑水浇园，到稻田里除草施肥，一直等到太阳沉到舒家湾的河堤之下，蚊虫一团一团地上到大路上，才会回来做晚饭。孩子们的下午，当然多半是在东边的池塘里度过的，太阳未下山的时候，水面还是烫烫的，好像温泉一般，但如果扎到水下去，却是另一个清凉的世界。躺在水面上，小孩子们看着天上渐渐布上了晚霞，东边升出了剪影一般淡淡的新月，也有星星出来，这时候才翻过

身，扑通扑通打着水往岸上去，湿淋淋地光着屁股往家里赶，去领受父母的叫骂。

吃过晚饭，站在门口，看那高高的榆树，叶片哗哗作响，那是能将人的骨头吹凉的南洋风。稻场上盛满了人。前面生满了青苔的池塘里，一群群萤火虫在飞绕，不时有迷路的萤火虫被男人们红红的烟头子引上来。由老头子们带出来的收音机低低地放着楚剧的段子，哑哑的乡音，传到孩子们的耳朵里，不过是催眠的曲子罢了。如果不是蚊子由父母的摇动的扇子里偶尔钻进来，叮着他们的腿脚，他们早就入了梦乡。这时候天上繁星历历，银河如沸，牛郎织女星遥遥相望。田野中，瓜果正在长圆，棉花正在成桃，早稻已经灌浆，清风阵阵，将这熟悉的气味送过来，说明飞廉的村庄还在这尘世中，如时钟一般，没有差错地轮回。村里的人也就轻摇着扇子，讲着一堆无见识的废话，打发掉这夏夜里最后的一点时光吧。



夏天最好的辰光

夏天最好的辰光是清晨五点到七八点。朝晖挂在东边小河堤的松树上，飞廉的村庄在清凉的南风的抚慰中。门前泥地上，蚯蚓翻出了新土，新织成的蛛网挂在短巷里，蜘蛛平心静气地蹲在网中央，等着第一只蠢头蠢脑的苍蝇。园子里葵叶上露水重重，蜻蜓还在用两只纤细的脚爪抱着细枝睡觉，它们的翅膀也被露水濡湿了，想飞起来都很难。蝉在清凉的空气里，也不会嘶叫。这时候母亲去菜园里摘菜，父亲去稻田里看一看要



不要灌水，爷爷将牛牵出去吃草，小孩们也不会像冬天那样长长地赖床，一定会早早地爬起来去踢天弄井。光着脚往田野里跑的时候，觉得大路上的浮尘也是清凉清凉的。屎壳郎已将昨天遗下的牛粪拱开了。黄鼠狼在两边的棉花地里探头探脑，一看见来人，就闪电一般缩了回去。草丛里的青蛙被惊动后，扑通扑通在大路上蹦着，也是非常有意思。



秋风起

九月以后，西北风吹进了村庄。高高的榆树，叶子哗哗作响。不能再光着上身，站在家咏家门前的树荫里，让南风吹凉了。风口转到了保明家侧边的坡地上。澧河那边的人挑着担子，坐渡船过来卖梨子与苹果。梨子很大，皮也很厚，一咬就是一泡水。牛得赶紧牵出门去吃草，青草一天天地变黄，不久，它们就找不到可以搁下嘴巴的地方。南边旱田上，已扯下黄豆与棉花，光敞的一片。有时天快要黑的时候，有的人将一堆草叶点



着，火光在田地上跳闪着，像狗的舌头一样。西边的稻田里也收了晚稻。有的人家喜欢留长长的稻茬，高高低低地立在寥落的水田里。

风将残破的稻田里蜘蛛织过的蛛丝收集到一起，吹得大路边的草丛里到处都是。蚊子一团一团地在大路上，天黑以后如果骑自行车赶路，蚊子就会钻进眼睛与嘴巴里，不过它们已不再在半夜钻到蚊帐里打扰人家睡觉了。扇子与竹床收起来了。不能再打赤脚了，正好换上新布鞋去上学。父亲开始到外村去帮别人建房子，母亲到肖港镇去，卖掉最后的一点棉花。棉花已到扫尾时节，边边角角，色泽发暗，纤维也短了，等级会被采购站的人打得很低，这是一定的了。

早上起来去菜园里摘菜，路边的草地上，田里的菜叶上，是一团一团冰凉的露水。有一天，厚厚的露水终于会变成白霜吧。下雾的天气多起来。肖家坝池塘里的荷叶枯了，大片的荷叶，一下子就像老头子们皱纹密布

的脸。从哪一天开始，就不能下池塘游泳了呢？树上的蝉，又是从哪一天开始，就闭上了嘴巴呢？这样的日子一定是有的，只是很少有人能留意吧。秋风真是非常的厉害，赶走蚊蝇，让蝉闭上嘴巴，一件一件地在我们身上添衣裳。了不起啊。



白露生

在二十四节气里，令人喜爱的有：谷雨、清明、白露、大雪。大寒、小寒和立春也很有意思。在年关的前后，好像这些个节气一到，天气就一下子暖和起来了。

白露应是在重阳节前后吧。清寒的早晨，背着大锄到田野中去。长长的秋草倒伏在路上，像枯白的头发，被密密的露水润着，一踩就是一个鞋印子。来到田里，向前半倾着腰，将田地中干结的大土块用锄背敲碎。这时候，朝阳由肖家河的堤树上升起来，将人影子长长地



投向肖家坝的方向。大锄又笨又重，所以打土块是力气活。半大的孩子与父亲一起干活，吃力地挥锄，一会儿手上就打出血泡来。孩子固然是大惊小怪，父亲却不足为奇，手上的血泡算是参加艰苦劳作的第一步，以后手掌上慢慢地结出茧子，想打出血泡都不容易呢。土块在扑扑的闷响中变得又细又碎，这样吃完早饭后，就可以来将麦子撒下去。这一块田里，除了种麦子，还要在地头上留出一块地种蒜苗，栽萝卜与莴苣，种下土豆与豌豆。

第一缕晨光是淡红色的。此刻，正是大地上露水最繁盛的时候。每一根草叶上，都含着清凉的珍珠，在已呈现出枯败气象的草上，蒙蒙一片。最早出门的人，还

可看得到自己印上的足印。

直到八九点钟，太阳升起一丈余高，露水已蒸腾到清爽的晴空中。正是回家吃早饭的时候，家里人在村口喊着。其实不必喊，在田地抡着大锄的人，看着田埂边已变得干爽的草，心里早已经知道了。



繁霜落

有一天，早上起来，发现前面艾清家的屋顶上，凝满了白霜。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，由嘴巴里呼出的水汽变成白颜色。风向转北，风里好像夹着一口口的缝衣针。冬天到了。除了村东的松树，村上所有的杂树都要落下叶子。鸟窠一下子由秃枝中露了出来。下霜之后，池塘里很快就要结冰。天气越冷，冰层就会越厚，姐姐去洗衣服，一定是要带上木槌，好敲开冰层的。

小麦已经种下，经过霜的白菜与萝卜分外好吃。这

